論語稽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黃岡王葆中文徽 金堉子漸遂吉宜 參校

憲問稽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在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馬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包曰此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

朱註憲問至恥也 憲原思名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

開明印書館刊印

子因其問而並言之以廣其志克伐至仁矣此亦原憲以所能而問也子曰至知也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按何晏集解本以此爲一章朱子分兩章今從何本

出按朱子謂此篇疑憲所自記是也論語記諸弟子皆稱字憲字子思此不記子思問而記憲問故朱子云然毛奇齡駁之謂篇中所記如南宮适字子容陳亢字子禽牢字子張又字子開從未也爲之駁欲之如皆書名則此非必自記也云云清按陳亢南宮适牢子皆係以氏未也牢曰則紀事紀言非問辭且皆有上文此當從朱註干祿之見學者不免清按以子張之賢而學且干祿子曰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皆其證也原憲家貧夫子故因其問而誡之恥者私心自愧之謂觀憲清靜樂道家語原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卒後退隱於衛貧不爲病史記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巷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之子貢曰夫子病矣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爲宰而辭九百之粟則其能體夫子之教可知矣仁者人心生生不息之理克伐怨欲則心之私而足以害理者也四者人所易犯而處貧者尤易犯於此而不行則私去而理可存矣故憲以爲仁然不行者力制此心而不使犯也力能制心所以爲難惟是今日制之明日復出此念制之彼念旋生不淸其源而徒

遏其流則私終不可盡而理終不可復故仁不可知此蓋盡致力之久已有所得故質之夫子而夫子因所能而進之也按夫子之進原憲與不忮不求章之進子路同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何曰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朱註子曰至士矣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愚按既名爲士則顧名思義自有無窮責備無窮事業若苟且偷安則不如農工商賈倘得執一技以自養矣曰不足以爲士有無限痛惜勸勉意按毛奇齡賸言三卷謂居爲居無求安之居然朱註之訓亦有此意而意更詳盡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鄭曰危猶高也邦無道危行言孫鄭曰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爲論也何曰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也

朱註子曰至言孫危高峻也孫卑順也

開明印書館刊印

愚按危訓厲訓高峻亦訓正（訓正本之廣雅王氏疏證引此釋黃式三曰此訓義長）皆不隨俗之意孫之言順謂隨俗也邦有道君子自見之秋言必可行行必可言故當守正不阿邦無道則當留有用之身匡濟時變故舉動雖不可苟而要不宜高談以招禍也（漢之黨錮宋之元祐黨明之東林黨皆邦無道而言不孫者也以此章言之豈聖人之所許哉故韓魏公謂不介爲祢鬼而周順昌者流亦識者所不取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朱註（子曰至有仁）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愚按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言者心之聲得於心而發於聲故必有言人心生生不息之理之謂仁心者氣之主心不息則氣自強故必有勇若第觀於言與勇則或口給桀人血氣用事而已矣故不必有德仁

南宮适 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 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 孔曰羿有窮之君簒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也 俱不得其死然 孔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夫子不答 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 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 孔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也

朱註 南宮至若人 奡春秋傳作澆 此古者同音假借字 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尙德之心矣

愚按适非敬叔辨已見公冶篇羿古射官名後以官爲氏此羿者夏之有窮后氏也 說本毛奇齡稽求篇按古者羿有三說文羿帝嚳射官賈逵云羿之先世爲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并出使羿射落九日楚辭天問云羿焉彃日烏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彃十日此雖不經然似與堯時要皆有羿合夏太康時有窮之君而三矣然當時之羿無可致見堯時之羿據淮南子稱其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之無不得其死之說故此當屬夏時之羿然羿爲古射官之名則有窮之君疑襲帝堯時羿之號以官爲氏也 羿恃其射 見襄四年左傳 距太康於河 書太康尸位敗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又左傳浞滅夏后相朱註以爲羿所滅誤也 因夏民而代夏政 襄四年左

傳夏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其家衆附寒浞而殺之左傳羿臣寒浞爲伯民后寒所棄夷羿收之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欺羿於田而取猛於民羿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孟子逢蒙學射於羿路史逢蒙取桃棓殺羿家衆享之

羿卽浞之子澆左傳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浞使澆滅斟灌以伐斟鄩是辭天問王逸注澆古多力者論語曰澆盪舟皆曰奡澆古字通盪舟者

盪宋書顏師伯傳單騎出盪孔覬傳每戰以刀楯直盪晉書劉曜上見歌十盪十決無當前所當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以敗敵曰跳盪盪左右衛殺也說本顧炎武斟鄩氏之舟也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云覆舟斟鄩何道取之卽此也

伯靡輔少康滅之哀元年左傳伍員論吳夫差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以收夏衆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襄五年傳魏絳云浞處澆於過處豷於戈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所言與伍員同

适以羿奡禹稷對勘而言其於天道福善禍淫之常理既明且盡無俟辨論至於殃祥之相反則氣數之變又聖賢所不言積善降祥積不善降殃理之常也其不然者則其變也變者不可爲訓故聖賢只言常理

春秋之權臣一羿奡也孔子一禹稷也适之來問其意隱有所指适三復白圭能謹言者也夫子稱其無道免於刑戮亦以其謹言也今不明言時事而以古人爲問則有如子貢之借夷齊問衛君可謂善問者已孔子更不便質言一辭故不答黃式三曰馬氏解夫子不答爲自謙謝觀道有當辭必有者言意恐非而不答陸子靜謂默當此心可以不答洪景盧謂其義已盡無所可答金吉甫謂俱不得其死句以然字屬下讀意自分明故不須答數說不同然皆不敢南宮推許錄載朱子云稱讚有時不然所以不答又云君子爲所當爲不計其效故不答又於或問存罕言命之說則直以爲南宮之言義猶未盡與下文賛之矛盾矣是不可從

适喻此意故不再問而出孔子以适言既深得

善善惡惡之理又能喻不答之微旨非德之已成者不能故以君子許之而又以尙德稱之淸按孔子者聖之時者也苟生於唐虞之世而畀以治水教稼之任則亦一禹稷也适蓋見及於此故以爲問孔子不答者蓋相喻於無言之表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

朱註子曰至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愚按君子偶不仁無害其爲君子小人偶或仁終見其爲小人況小人之仁其暫也其迹也而其心則斷斷然不仁矣此聖人示人以觀仁之法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也

朱註子曰至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

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愚按誨納誨也勞者逆用其愛誨者逆用其忠能勿云者情性之摯有不如是而不可者也淸按以納誨爲忠正以防專制之弊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孔曰裨諶鄭大夫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謀於野則無所束縛故得事理之要謀於國則爲巨室世卿掣肘爲諸大夫衆咻故不能盡其才非有異也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裨漢書人表作卑羣經音辨引鄭康成曰卑諶草創言創爲草藁朱註從之不取適野之義鄭曰卑諶草創言創爲草藁淸按此據羣經音辨增入爲潘維城所漏引者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列子東里多才淸按朱註東里爲地名以襄二十六年楚伐鄭入南里墮其城言之則東里宜亦有城然西北皆不曰里昭元年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又收貳以爲己邑是鄭之東南曰里西北曰鄙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鄭曰討論整理

朱註子曰至潤色之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稿也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脩飾謂增損之潤

色謂加文采

恩按春秋之時楚與華夏爭盟鄭攝其間爲南北之勢所必爭其受兵禍始於厲清按莊十六年夏齊人宋人衞人伐鄭秋荊伐鄭是鄭受南北之兵之始至齊桓方霸楚亦從徵而鄭則厲公實也文清按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因文夫人之言伐鄭齊桓與魯宋救之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楚幕有烏乃止楚爲成王鄭爲文公從自僖元年三年楚皆伐鄭自齊桓盟楚於召陵始附得息五年齊桓盟諸侯於首止周王使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鄭文逃歸不盟六年七年齊皆伐之八年乃乞盟於洮及齊桓卒二十一年與楚盂之盟執宋襄公二十二年鄭伯如楚至二十八年晉文城濮之戰敗楚而鄭乃與附中國林氏曰齊桓卒而鄭首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爲亂階自狼淵已還清按文九年楚穆王伐鄭師於狼淵晉趙盾救之不及是時鄭爲穆公蘭也晉楚幷爭南北之軍交集而穆清按僖三十三年楚令尹子上門於桔柣之門文九年有狼淵之師宣元年受楚盟三年晉伐鄭及延津及晉平夏楚侵鄭襄清按襄公名堅宣元年二年皆受楚兵遂及楚平十年夏晉伐鄭取成冬楚伐鄭晉戍之十一年與楚盟於辰陵十二年楚莊王以鄭又事晉伐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晉荀林父救之與楚戰於邲晉敗績林氏曰辰陵之盟鄭帥諸夏以事楚敗晉於邲盟十四國之君於蜀皆鄭爲之成之弊也悼清按悼公名費成四年與晉盟於垂棘又盟蟲牢六年春如晉拜成成清按成公名睔成六年楚嬰齊伐鄭晉欒書救之遇於繞角七年秋嬰齊伐鄭諸侯救之盟於馬陵九年春鄭受楚賂會公子成於鄧秋鄭伯如晉晉人執之時晉景公有疾太子州蒲會諸侯伐鄭子罕賂以襄鍾乃歸鄭伯十二年夏宋華元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於瑣澤十五年楚伐鄭及暴隧子罕侵楚取新石十六年春楚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盟於武城夏晉厲公敗楚共王於鄢陵十七年夏冬諸侯兩伐鄭僖清按僖公名髡頑襄元年二年晉悼公皆伐鄭時子罕當國子駟爲政以官命未改不從晉七年僖公將與諸侯爲鄬之會子駟使賊弒之之世專聽之從晉則楚伐之從楚則晉伐之晉楚共爭一鄭自盟宋而後晉楚交霸南北之兵暫弭清按自成十二年夏宋華元合晉楚之成盟瑣澤不久即敗盟

至襄二十七年夏宋向戌合晉楚之成欲盟於宋乃弭諸侯之兵而簡清按簡公名嘉釐八年楚公子貞伐鄭子駟引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姑從楚以紓民晉師至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彊者而庇民遂從楚九年冬諸侯伐鄭盟於戲晉士莊子爲載書曰鄭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子駟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地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晉荀偃欲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於是晉悼公從諸將之議三駕而楚不能爭三駕者一在襄十年秋師於牛首冬戍虎牢一在十一年夏觀兵於鄭南門一在是年秋會於蕭魚鄭人賂晉樂師襄十八年楚伐鄭涉於魚齒之下凍徒役幾盡晉師曠曰吾驟歌南風不競叔向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襄二十六年楚晉伐鄭二十七年盟於宋始弭兵定清按定公名寧之世兼事之清按自盟宋之後二十九年會晉城杞三十年如晉卒趙孟秋子產如晉聘且問疾三年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四年會楚及諸侯於申十一年秋會晉及諸侯之大夫於厥慭皆鄭簡公世也十二年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請免喪而後聽命十三年子產子大叔相鄭伯會劉子晉侯及諸侯盟於平丘十六年晉韓起聘鄭二十年子產卒皆鄭定公世也故辭命之繁且難無過於鄭清按劉台拱曰命會盟之辭也周官大祝二曰命注鄭司農云命論語所謂爲命公羊莊十九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命者凡朝聘會盟所受於君國之命其辭皆有一定故聘記云辭無常明命有常也黃式三曰命者聘會之書因於使者未行之前將命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左接聞命遂執圭以授使者受圭垂繅以受命其行聘之日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入升西楹西東面致命爲命即爲此也僖三十六年既受命於殯館以指此爲師行命也至聘禮於賓館之朝夕云史讀書宰執書此書言享幣之數又賓覿之時亦云史讀書此書贊告之辭或擬之以殺爲命誤矣按劉黃兩說均是然襄以命鄭師有與齊侯對答之辭左傳子產使子羽多爲辭令則是於禮命之外更多爲辭以爲之備此爲命書兼二義鄭之執政雖其人久矣鄭僖公之世子駟執政其謀則犧牲玉帛待於二境而已簡公之世子展執政襄二十一年侵宋欲晉聽來而楚不能救乃固與晉累得數年之安襄二十九年罕虎執政然所附自子產爲卿襄十九年而南里以後數十年不被兵襄二十六年楚伐鄭子產曰晉

楚將平不如使逆而歸子展從之十二月楚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氾而歸及執鄭政襄三十年有辭為功左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又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辭可以者襄二十二年對晉人之徵朝二十四年患晉幣重寓書告范宣子以象齒焚身戒之二十五年獻陳捷於晉晉問陳之罪對以王命二十六年楚人囚鄭印堇父獻於秦鄭人取貨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二十七年鄭伯歸自晉使子西謝不敏三十一年壞晉館垣有言幣之對昭元年楚圍逆婦使子羽辭以敝邑褊小請墠聽命又如晉問疾有實沈臺駘之對四年楚靈同盟於子產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七年聘晉有貢賦之對十三年盟平丘有爭承之言十六年韓起求環子太叔子羽諫與之子產不可十八年鄭大火授兵登陴子太叔恐晉討子產曰國不可小有備故也乃對晉人之讓十九年立駟乞晉人問故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謀於大夫不宜聞制而裨諶諶乃裨竈之族襄二十九年聞良方爭盟於伯有氏諺曰禍未歇也然明問政將焉往諶曰其在子產事不踰等則位班擇能而舉則世族天殃伯有魄而予子產將以息鄭也他事不見經傳世叔世叔即子太叔世太古通用故太子亦有稱世子者故子太叔襄二十八年聘楚有不闕盟載之對二十九年城杞譏夏肄之棄諸姬二十四年以鄭書無松柏戒宛射犬二十七年享趙武賦蔓草昭元年放游楚於吳有不能亢宗之對三年送少姜之葬恐獲戾而不敢憚煩聞張趯之言稱有智而後於君子又是年罕虎賀夫人而引隨以自選八年報引賀虒祁而致弔以相蒙昭十一年享趙武賦褰裳十二年一言而全游氏之廟他如是儀非禮黃父辨揖讓之文小惟大憂王室實嫠憂之喻勞貸而戒以汝侈從會鄭至在宗廟亦可謂言之有物者矣子羽鄭有兩子羽一為公之子一公孫揮官行人此為行人則揮也故子羽襄三十年辨其數在要深伯有之門三十一年稱蹈歎世祿見北宮之類昭元年設服離衛知子國之假而不反民欲天從知國子之惡將自及他如松柏之下草不殖知鄭敝之不務酌小不寧全豐氏之族皆其長也雖襄二十五年降階不能對程鄭踰遜然明之鑑十六年求環諸與韓宣不如子產之識其視巳行人韓服諸行人子羽實固庸中佼佼者矣助之襄三十一年傳子產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

維新印書館刊印

成乃告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謹按左氏敍述與論語微異鄭國以寡故夫子稱美之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曰子西鄭大夫皇疏公孫夏也徵文熙曰襄十年盜殺子駟子國時子西與子產同出討賊後鄭人以子西子產之故求盜於宋宋人與之十五年鄭伯伐齊子西與子展守國十九年子展子西共攻子孔殺之子西聽政子產爲卿二十四年行幣宣子子產寓書子西以告范宣子鄭伯朝晉子西相之二十五年子產伐陳子西復伐陳二十六年子西聘晉二十七年享趙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二十九年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子西卽世必及子產是子西先子產爲政也毛奇齡以爲哀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楚之子西始見春秋是時夫子已將絕筆至立昭王讓國載見楚籍未得通布列國則楚子西之名不著沮用孔子在陳蔡絕糧之後而召用白公時孔子已卒朱註從或說以爲楚公子申非矣謹按毛氏駁沮孔子用白公二事是也其言楚子西名不著則彊辭不足據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埤倉曰佊邪也彼當作佊而廣韻集韻遂各收佊字且各引論語佊哉佊哉爲證於是傅會家遂謂古論原是佊字然公羊定八年陽虎謀殺季氏不見公斂處父之甲戰而曰彼哉彼哉此必古成語夫子引以答或也說本毛奇齡或曰楚令尹子西鄭公子申按楚有兩子西兩公子申僖二十八年司馬子西帥楚左師與晉戰此鬬宜申之字一子西也成六年公子申以申息之師救蔡與晉戰此一公子申也說本黃式三問管仲曰人也鄭曰猶詩言所謂伊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孔曰伯氏齊大夫皇疏名偃駢邑地名也閻若璩曰今臨朐縣卽駢邑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皇疏駢邑伯氏所食采也時伯氏有罪管仲削奪之使至蔬食按集解本蔬作疏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鄭曰伯氏齊大夫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

朱註（或問云惠人也）子產之政不專於寬（如刑書邪賦及放子太叔用猛之類）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襄三十一年子產從政一年有誅殺之謗三年乃有誰嗣之誦又昭十八年鄭火書焚室而寬其征給其餘不毀子太叔之廟昭二十年告子太叔火烈民畏水懦民玩皆其證也又十六年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林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則愛及草木矣至於環帶玉環非不用之以保民義知天道非裨竈所及故也孔子皆言其養民以惠於其卒又出涕曰古之遺愛今又曰惠人子產之論定矣）

子西（問子西至彼哉）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子西平王之庶子左氏昭二十六年傳平王卒令尹子常曰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不從乃立昭王昭王以為令尹）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昭王避於隨子西怒子期之誑而子西卻十里避書以止王心事見家語左氏定五年傳吳伐楚入郢夫槩入臨王宮子西為王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聞王所在而從之止子期之衣除七年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說其含隱懷止殊尹並能忘私怨而且愛民如子知闔廬之將興視民如仇知夫差之必敗其賢智皆可稱）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楚僭號自熊渠始歷十一世至熊通為武王而入春秋由來久矣此不應罪子西說本尚民作）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事已見孔子世家釋註下然書社七百之封事見史記閻若璩曰古者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地之人名於籍照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今論語序說節其文為以書社地封孔子去七百字則書社將何所著案諸儒言書社者不一哀十五年齊與衛地書社五百又晏子昔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又呂氏春秋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又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是也諸儒解以社為地名誤矣）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事在哀公十六年七月時孔子已卒於四月矣見左傳）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問管仲至怨言）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即此事也（見荀子仲尼篇）

愚按或人之問意在論才夫子之言意在尙德子產幹濟之才多矣夫子獨舉其愛人之心而定之管仲奪攘之功大矣夫子獨舉其感人之深而論之聖人尙德不尙才之意見矣若楚子西則其才足以有爲而其德一無可見故夫子不許其厠二子之列 說本周國价藩按朱註引沮封一事爲外之之證舉人不如是之陋也不可從至於僭王號白公亂辨已見上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王曰貧者善怨富者善驕二者之中貧者尤難使不怨也

朱註 子曰至驕易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

愚按此章之意與答子貢之問同 子貢問貧無諂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宜參觀之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孔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 趙之先與秦同姓至造父始封於趙其後入晉仕爲趙氏魏國名晉滅之以其地賜畢萬因以爲氏子孫仕晉亦執晉政 家臣稱老 劉寶楠曰士昏禮授老鴈注老羣吏之尊者賈疏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喪服公食大夫以貴臣爲室老春秋傳云執臧氏老禮云大夫室老皆其稱也 公綽性寡欲 下章言公綽之不欲 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

大夫職煩故不可爲也

朱註子曰董大夫 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滕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四子叔繡爲周卜正封於徐州之沛國於平昌之間後滅於宋薛任姓侯爵黄帝之後奚仲商仲虺之後國於徐州之邳降而稱伯後爲宋役其後遂爲齊有以封田氏故孟嘗君嘗居薛齊人築薛而滕恐則先滕滅矣 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

愚按公綽孟氏之支族也襄二十五年齊師伐我公綽知崔子有大志而決其來之不遠其知亦似可稱惠棟曰綽左傳作卓見徐邈本釋潛曰左傳襄九年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與公孟綽壽大夫與孟公綽別然其釋文則云綽本又作卓潜按綽卓古通用字 孔子言此蓋以人各有能有不能國家用人宜量其所長而用之也潜按知公綽之賢尚有能有不能其他可知此孔子爲用人者言耳不可用人而違其材非於公綽有貶辭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 馬曰魯大夫臧孫紇也公綽之不欲 馬曰魯大夫孟公綽也卞莊子之勇 鄭曰秦大夫秦策陳軫對秦王曰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鬭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史記陳軫傳管作卞故鄭以爲秦大夫錢坫曰卞即季武子所取者魯邑非秦邑鄭誤 周生烈曰卞邑大夫皇疏莊子與家臣卞壽途遇兩虎食一牛莊子欲刺之家臣曰虎貪牛必鬭大者傷小者亡然後可刺也如君果得二虎

維新印書館刊印

濟按韓詩外傳十云魯興師卞莊子請從新序云齊與魯戰卞莊子請行荀子大略篇云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是其有勇及爲魯大夫之證或又以爲孟莊子不足據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也黃式三曰文孔注訓加有加增之義固可通又云文成也此三字疑何注樂記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鄭注文猶美也善也美善與增成義互相足一曰說文文錯畫也象交文易傳物相雜故曰文文以禮樂即文王世子所謂禮樂交錯於中有恭敬之心而以樂化其拘有和易之心而以禮約其中也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

朱註子路至成人矣成人猶言全人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足當之曰今之至成人矣復加曰字蓋既答而復言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爲成人之次矣

愚按此所謂成人蓋無其人而想望之四子之長皆才也節取其才而文以禮樂

猶漢人所謂以經術飾吏治也然春秋之世已不易得故又取夫大節不失而有以自守者當之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諡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然則文子蓋三字諡也潛按毛奇齡曾之升幷以檀弓事爲公子荊此拔註疑經之過檀弓明明載公叔文子其爲此公叔文子無疑毛氏曾氏據註衛國有難在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故左傳則爲南楚驂公避齊豹之難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南楚者公子荊之字公叔文子名拔又名發不聞字南楚也云云不知此註謂者誤引南楚之事而公叔文子自有公叔文子之事特左傳未載耳左氏之南楚自爲一人檀弓與此章之公叔文子自爲一人非彼一文子此一文子也且彼文子卒諡南楚則安知此文子非亦南楚乎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馬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 按檀弓公叔文子升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是已不能時然後樂笑義取矣一事而三失皆見也定十三年左傳文子將享靈公史鰌曰子富君貪罪必及矣然則尚不獨瑕丘一事見譏賢者

朱註子問至取乎 文子公孫枝也 按世本衛獻公生戍子當當生文子拔拔一名發並不名枝枝者拔字之誤朱註非若公孫枝則秦大夫秦穆公時曾薦孟明伐晉傳稱子桑之忠是也枝字子桑闕疑有求

不豹公孫枝於晉之文并公叔文子公明姓賈名亦衛人魯有公明儀賓闕稽類於仲尼見家語武城人也祭義有問孝於曾子學又公明高見孟子引長息之問疑與賈為同族　公明至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及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愚按不言不笑不取矯激好名者類能強而制之春秋傳記息嬀三年不言又賈大夫妻不言不笑　至時言樂笑義取則時中之聖矣告者固過而賈言尤過孔子論人譽必有試故以疑詞姑置之以待後之核其實耳非存一刻薄之念以待人也請按或解此章其然二字指時言樂笑義取豈其然指不言不笑不取於義亦通然不如朱註義長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孔曰防武仲故邑也請按顧棟高曰魯有三防隱九年冬公會齊侯於防此防在東近於齊本魯地世為臧氏食邑在今沂州府費縣即此章以防之防也隱十年敗宋師於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此防在西乃宋邑而魯取之者在今兗州府金鄉縣杜註九年之防在琅華縣東南十年之防在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故此有別故曰西防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於防此魯國之防山也在曲阜縣東二十五里孔子父母合葬於防即此云云然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林註莒邑杜註城陽平昌縣西南有

防亭是叉滅之防入於卷者則防有國矣爲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邾在魯南）自邾如防使爲（武仲子名爲）以大蔡（見居蔡篇註）納請曰紇非敢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謂文仲宣叔二世之功也）敢不避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春秋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與臧紇謀飲臧大夫酒臧紇爲客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召公鉏使與之齒遂立悼子及孟莊子死臧紇與公鉏廢秩立羯羯暴紇弃於季氏曰紇將爲亂不使我葬及除道將辭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攻臧氏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朱註（子曰要信也）要有挾而求也

愚按爲人名武仲之子也（儀禮喪服傳斬衰三年章何如而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此言謂支子入繼大宗者若武仲本適子臧爲本適孫無廢二勳則直立之可也無俟支子之入繼又何爲後之有故爲斷是人名）聖人論人每就生平一事立說而畧其小節武仲夙以聖名任其私智知有家而不知有國據防求後一事魯人識見短淺或反以能存先祀賢之孔子斷之曰要君一字之誅嚴於鈇鉞矣淸按要君之君字今當以國君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鄭曰譎者詐也謂召於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是譎而不正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焉

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

朱註 子曰至不譎 晉文公名重耳 周乘中曰史記晉世家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年四十三反國年六十二閻潛邱云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僖負羈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據此則奔狄時止二十一歲入國時三十六歲矣時四十四歲也且獻公於武公死後乃即位後乃烝齊姜生申生而重耳夷吾奚齊卓子皆在後左氏敘次甚明以十七出亡計則生於獻公五年較爲可據若獻即位已廿一歲則申生長於重耳豈武公在獻即烝齊姜耶不可據 齊桓公名小白 桓公事詳見後二章 譎詭也 黃式三曰漢書鄒陽傳引孔子曰齊桓法而不譎顏師古注謂守法而不能用權論語譽微曰古文法作金蓋古論本作金後人罕見金字遂改爲正也王引之曰譎權也正經也言晉文能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短長也濟按此亦可備一說 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 攘夷狄謂召陵城濮之役及齊之伐狄伐山戎晉之逐狄師納王 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 按心不正所以爲霸若心正則近於王矣 然桓公伐楚仗義直言不由詭道 濟按僖公三年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怒歸之蔡人嫁之四年春侵蔡蔡潰遂伐楚前二年秋有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事在盟江黃之時是盟江黃即欲伐楚因漏師而不果伐至是乃借蔡事爲名而侵蔡出其不備而伐楚豈非詭道乎 猶爲彼善於此 按楚罪之大者無過於僭王號而滅漢陽諸姬今齊桓皆不責而所責乃包茅之貢使其易於聽命又責以昭王之不反取其年遠無証誣以罪楚恫喝使其易就範圍此正是遜處朱子以之申馬氏之說誤矣 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 見僖二十七八年左傳 其譎甚矣 晉文公非以兵力加楚楚必不服而其致勝亦適遇子玉之驕傲耳然以伐衛致楚陰謀取勝爲譎之尤則非也孔子行軍懼好謀而成者是與曰謀則其中即有權變處有權變處卽不得謂之非譎兩國兵爭多算者勝譎亦何害 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愚按取桓文之事分言之則桓正而文譎者衍按桓會諸侯不遺山川不加王人文則會戲內盟子虎且召王河陽矣桓不納鄭子華以嚴父子之分文爲元咺執衛文公失君臣之義矣桓於興胙下拜乃受文則請隧隧有僭竊之志矣桓存三亡國救潰而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文則衛文曹共幾不得復分曹衛田畀宋取濟西田不恤兄弟之國矣桓忘射鉤之怨而用管仲忘納子糾之怨而恤魯國文則從諸殺衛侯矣桓用管仲鮑叔終身尊榮文則子犯有授璧之事介推爲綿上之禁矣故衛思桓之德而有木瓜之詩曹以共公不得其所思賢伯而有下泉之什而侯踰爵桓對異姓文滅同姓孟子謂桓五霸而不及文此皆桓正文譎之證也

亦有時桓譎而文正衍按金履祥曰王子頹之亂衛人助逆王室大壞桓公已興霸十二年矣乃與鄭厲公討亂納王而坐視不問又八年天子命桓伐衛衛人抗師而桓不俟受賂而還以視文之前雖得王命討太叔帶嘗不勝於桓十倍云云又伐包茅昭王之賁則桓召陵之盟不如文城濮之役桓救邢不遷邢遷乃遂狄而城之衛敗不救衛文立乃戍曹而城之楚師皆取巧舉不如文救宋之名正言順桓借蔡之故侵蔡而遂以伐楚與文伐衛致楚何異至於首止之會不以兵車其與文伐原示信大蒐示禮亦同一作用也 就桓文之大而統觀之均是尊周也桓於名分猶不敢越而文則陰有僭竊之志如召王請隧伐原盟子虎等事 均是恤諸侯也桓於信義猶不敢渝而文則快其恩怨之報如侵曹伐衛分曹入傳釣楚之宮避楚三舍報衛侯鄭伯等事非爲尊王室恤諸侯實皆報其私怨 正譎之分在此聖人一字貶褒而千秋之論定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

維新印書館刊印

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也 清按於是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告桓公可使相桓公從之事均見左傳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鄭曰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矣 清按潘維城引鄭注曰莊十三年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云本皇疏今改皇疏本文引范甯註以莊十三年會北杏僖三年會陽穀及所說兩幽檉貫首戴甯毋葵邱爲十一會而云鄭不取北杏陽穀則皇疏引鄭實無柯而有葵邱甚然也註亦未可據今依穀梁疏鄭釋廢疾更正之 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孔曰言誰如管仲之仁矣

朱註 子路至仁乎 子路疑管仲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至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

愚按子糾者桓公之兄也 清按程朱據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中齊桓殺弟以反國一語謂桓兄糾弟曲爲仲解毛奇齡駁之曰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公羊曰篡穀梁曰不讓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公羊曰子糾貴宜爲君者也穀梁曰病齊不能庇糾而存之是二傳皆以子糾爲當立也荀卿云桓公殺兄以反國又曰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史記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杜氏左傳註亦曰小白僖公庶子糾小白庶兄管子大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鮑叔傅小白辭疾不出以爲棄我謂以小白幼而賤鮑叔不欲傅之故也莊子盜跖篇齊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韓非子桓公五霸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越絕書管仲臣於桓公兄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射桓中其帶鉤史記貨殖傳桓公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尹文子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皆糾兄桓弟之證云云按管仲之死不死當以爲子糾臣與否爲斷詳見下章至於兄弟之說可不必辨蓋無論當立不當立既爲之臣卽當爲之死若

爲傳而不爲臣則可以死可以不死此召忽必死而管仲不必死也

九合諸侯左傳林註謂北杏兩鄄兩幽檉首止甯母葵邱是也

詳按鄭曰自桓之明年癸酉以前去貫與陽穀圍已九合矣蓋穀梁鄭釋廢疾云然也今攷春秋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左傳以平宋亂穀梁桓非受命之伯將以事授之者也冬公會齊侯盟於柯左傳始及齊平也公羊莊公會桓曹劌手劍從之請汶陽之田要盟可犯而桓不欺曹子可讎而桓不怨桓之信著天下自此始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於鄄左傳鄭服也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蔡侯衛侯鄭伯會於鄄左傳齊始霸也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左傳鄭成也公羊同欲也穀梁同尊周也二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扈二十七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左傳陳鄭服也穀梁齊侯得衆也會不致安之也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冬公會齊侯於城濮閔元年秋公及齊侯盟於落姑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於檉左傳盟於犖救鄭也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左傳服江黃也公羊中國曷爲獨言齊宋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三年夏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於陽穀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遂伐楚盟屈完於召陵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秋盟於首止左傳謀寧周也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於甯母左傳謀鄭也齊侯修禮於諸侯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於洮左傳謀王室也穀梁兵車之會也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邱秋盟於葵邱左傳尋盟且修好公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十二年夏楚滅黃穀梁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若伐而不救則無以守諸侯矣桓不聽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鹹左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穀梁兵車之會也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牡邱左傳尋葵邱之盟且救徐穀梁兵車之會也十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於淮左傳謀鄫且東略也穀梁兵車之會也總計齊桓之世盟會者二十其中莊之會扈與城濮閔之會落姑僖及夫人姜氏之會陽穀疏家以無諸侯會屏不數而洮鹹牡邱淮則穀梁明言爲兵車之會至召陵則因侵伐而爲盟並不得與兵車之列其餘則北杏柯兩鄄兩幽檉貫陽穀首止甯母葵邱

也潘氏引鄭以為兩甄兩幽檉貫首止甯母而不數北杏陽穀葵邱陸德明闕范甯謂鄭不數北杏柯陽穀而有葵邱盧文弨謂鄭去貫與陽穀與柯數也若去貫而數陽穀也則有柯與陽穀而無貫與北杏葵邱穀梁疏又曰葵邱會盟異時故分為二取公子結之盟為九則去北杏柯貫陽穀而以兩甄兩幽檉首止甯母分葵邱盟會為二而為九合聚訟紛如夫陽穀與貫皆齊宋江黃同會去彼留此其說兼通葵邱盟會可分為二則首止盟會異時何不分為二然則鄭氏之意云何曰鄭不云自甄至甯母而云自柯之明年葵邱以前則始柯終葵邱可知云去貫與陽穀則為柯兩甄兩幽檉首止甯母葵邱又可知云明年云以前者猶云自柯之後至葵邱前耳諸家誤會此意或去柯或去葵邱或於貫與陽穀互有去留使鄭君之旨千古不明誠可怪也潘維城古注集箋擇採鄭注此章乃不據穀梁疏而據皇侃疏本誤矣且其所引又與皇疏本文不合則尤誤矣然柯之會雖有齊桓信著於天下之說而僅齊魯同盟於合諸侯之義未當似當從林氏左傳註去柯而數北杏北杏齊雖未伯然會諸侯之始即伯之始也且數柯則屈城濮落姑與僖夫人之會陽穀皆可數矣今斷九合之數以北杏兩甄兩幽檉首止甯母葵邱為定不數貫陽穀者管仲以為江黃遠齊而近楚此二會非管仲意故也又按九合之說又有異於鄭者朱註糾合可備一義劉炫去貫與陽穀而數洮且謂穀梁洮會兵車為誤此則不足辨劉敞謂始幽終洮萬斯大謂始莊二十七年會幽并檉貫陽穀首止甯母洮葵邱戲而九羅泌謂第九次合諸侯專指葵邱皆不足據

仁者人心生生不息之理也其在於心則渾然一理其溥之天下後世則有仁民愛物之功其由一心而推之天下後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其無其心而假其迹而天下後世亦被其澤者管仲是也清按聖賢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渾淪元氣醇乎其醇管仲則假之以力其氣象迥不侔矣召忽為子糾臣其殺身以報子糾義也清按臣不臣不係子糾之立不立左傳狐突以其子毛偃質名重耳有年數不肯召之以數之貳則子糾卽未立而召忽亦在臣列管仲傅也毛奇齡曰管仲鮑叔各傅一子因各奉出奔以避內難未嘗為君臣也僖公命以傅二子未嘗立二子為太子卽未嘗命以事二子為主也此與晉獻以奚齊屬荀息者不同糾未為君何殉之有死可也清按仲有受傳

公忖託之重死可以對先君不死亦可也清按於子糾既無君臣之分則不得以召忽為例又按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欲立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於天下矣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於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仲輔子糾不終其本心誠不得為仁然特對於個人之事耳至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則有功於民物者大矣雖其以力假之而不得不予以仁此夫子所以置死不死於不論而第即其功而許以仁也仲之不死實不得為仁故夫子不論此仁必為仲曲解者也如其仁或以如為疑辭曰如何以仁許之乎如何以仁許之乎於經辭口吻實不類且與下章語意不合如猶乃也言管仲之力乃其仁也黃式三曰楊子法言如其富如其富吾子篇如其智如其智如曾謂乃其殺也孔注謂如其仁許之過嘗矣疑瀾稱召忽殺身成仁仲亦如之亦不類清按云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正所謂以力假仁也子路勇於義苟能詳味夫子之言則孔悝之難可以無死矣清按死糾之難者殺身以成一己之仁也合諸侯不以兵車者天下之民皆被其仁也孔子置死糾事不答而唯以不以兵車為管仲之仁蓋以保民為重即民生主義也然則孔子已視民生主義重於君臣之義矣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即此意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

維新印書館刊印

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鄭曰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作伯或作霸也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也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何曰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惠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　請按桓兄糾弟之辨已見上章王氏未成君之說較兄弟之論爲近然以管召並論至謂忽死未足深嘉則誤甚忽非子糾非化於國則子糾之私暱也無論子糾當立與否已立與否皆當爲子糾死其死子糾義也古人有爲朋友死者有僕爲主死者皆謂之義烏得謂召忽未足深嘉管仲偷也子糾未立則無君臣之義以先君之命言之輔子糾不終仲死然後可見先君於地下不得爲過厚其不死當不得爲仁此不必爲仲曲解以無君臣之義言之不死亦可故此兩章夫子皆祇論仲之功而置死不死於不論

朱註子貢至相之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　子曰至左衽矣　霸與伯同長也　晉之升引黃氏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名而言也以德方興而爲天下所歸則王者轉而爲王王政不綱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者轉而爲霸　衽衣襟也被髮　僖三十二年左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

亡矣豈靈戎狄之俗也左衽與肯四夷左衽夷狄之俗豈若匹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

此文莫上有人字後漢書應劭奏議文

愚按衽當裳之旁端衣帷裳衣與裳分衽亦分深衣衣與裳聯衽左聯而右鉤邊

左衽者夷狄鉤邊在左也清按朱註衣衿通本說文衽衣裣也裣交衽也蒼頡解詁衽衣襟也識裣一字聲類標交領也毛奇齡曰爾雅交領爲衿左傳組甲爲衿甲齊襍施衿結帨纚佩帶之堀弁與衽不相合管子曰振衽掃席韓詩外傳衣成必缺衽宋有闕帶而可缺可掃席者也玉藻衽當旁深衣續衽鉤邊喪大記大小斂皆左衽喪服傳衽二尺有五寸是衽在衿袪袂帶縪之外別一物也雖考證文大抵衣裳之制合用布五尺而各以二尺五寸分衣裳上下然兩不連屬其裳之上際不過以衣之下際削爲蔽掩所謂當身之半也而掖下兩旁則裳際殺裁於是遂一衣式用布二尺五寸綴於衣而垂之兩掖之旁名之曰衽衽者掩縫之謂也然猶不分左右自深衣之制起衣與裳連屬無際聯其左旁而右旁則鉤其合處所謂續衽鉤邊者乃以此二尺五寸之衽綴之右掖之裳邊以垂於下所謂右衽也是兩衽一在於衣一在鉤裳之右際即聯之紉衣之右際在掖旁上下鉤紐一片也江永曰深衣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前後八幅正裁左右四幅斜裁所謂非帷裳必殺之也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所謂衽當旁也情按毛氏謂衽別一物綴於衣而垂之兩掖惟深衣衣與裳聯衽左聯而右鉤邊江氏謂衽即旁斜殺之四幅劉氏謂玉藻之衽與論語不同三說似異而其實一也蓋朝服祭服喪服衣與裳分左右皆有衽此垂之裳之兩邊以掩縫者也深衣衣與裳聯亦有左右衽其實即下裳之左右四幅也左聯而右鉤邊衣前幅自左掩而右夷狄無帷裳其衣右聯而左鉤邊自右掩而左故曰左衽子貢聞答子路之言知管仲之不必死然以事仇爲疑故復問之夫子不論

其相桓之是非而唯舉其相桓之功業其所許仲者固在彼不在此矣清按子貢子路所問皆在

相桓之初之是非重在論仲心術夫子所答皆在相桓以後之功業於糾桓之是非幷未提及一語蓋功大於罪故舍彼論此與二子所問分兩事非幷其心術而許之也諸註家於仁字無分別又混管召爲一例又不詳味夫子所言之意遂欲幷管仲之心術而曲爲之解於是有桓兄糾弟之說有糾不當立之說有召忽不足稱之說而千古疑誣矣微管仲其被髮左衽者齊桓時楚濮陽諸姬楚已盡之又於莊十年執蔡侯獻舞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僖元年又伐鄭八月會諸侯於檉謀救鄭也三年楚再侵鄭四年齊伐楚盟於召陵六年楚圍許諸侯救許十五年楚伐徐會諸侯於牡丘救徐與戎莊十九年戎伐魯公追之於濟西二十年齊伐戎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奔陳二十六年公伐戎山戎病燕三十年齊伐山戎三十一年齊侯獻戎捷於魯僖十年齊伐北戎十一年王子帶以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十三年齊會諸侯於鹹謀王室秋爲戎故諸侯戍周狄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狄伐邢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齊桓遂救邢閔二年狄入衛僖元年齊與諸侯具邢器用遷之於夷儀城之而還二年城楚邱而封衛八年北狄伐晉十年滅溫十三年侵衛十五年侵鄭淮夷僖十三年齊侯會諸侯于鹹爲淮夷病杞故也并侵中夏賴齊桓以息禍也循按僖十二年以後管仲已死然桓公之霸仲實成之則亦仲之功也自經溝瀆而莫知此泛論輕死之匹夫匹婦非指召忽也循按或以句瀆同音遂謂句瀆爲地爲召忽之死所匹夫匹婦指召忽云云此誤也無論召忽殺身成仁夫子必無貶辭即貶忽亦但云匹夫可矣何並及匹婦也不可從循按子貢責管仲不死糾而又相桓蓋即溝瀆辱降臣於貳臣傳之意也孔子以死糾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而曰民今受賜蓋以保民爲重而爲民生主義又曰微仲吾其被髮左衽則又以保種族爲重而更爲民族主義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孔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也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同升在公朝 濟按大夫者卽家大夫也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是也其同升諸公猶左傳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升於公也又左傳得申豐爲季氏之屬大夫皆其證也其官則如孟獻子之要司徒旅歸四布叔孫氏有司馬鬷戾季氏以公鉏爲馬正之類蓋古者仕於家曰僕出鄉不與士齒至春秋則强臣儗然比諸侯陪臣儼然比大夫其所由來者漸矣說本毛奇齡武億錢坫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爲文也

朱註下闕至文矣 文者順理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愚按一字之褒足見聖人循名責實不輕許人之意公叔文子謚貞惠文貞惠當矣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昔衛國有難夫子以死衛寡人不亦貞乎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皆名稱其實 其以修制交鄰社稷不辱爲文檀弓又云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所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 則非謚法所載 錢坫曰周書謚法文有六等經緯天地道德博厚勤學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是也 故引其佚事之合乎文者以正之 濟按朱註文者順理成章之謂謚法無此不如從錫民爵位之說較爲典切且子論孔文子亦以好學下問爲文亦論謚法此章亦一例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孔曰言君雖無

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乎

朱註子言至不喪 喪失位也孔子至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然其才皆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

愚按此章之意與家語答哀公問辭異而意同家語賢君篇哀公問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謂之賢何也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私家也因舉公子渠牟士林國士慶足大夫史鰌以對 喪者失國也然靈雖倖免而子孫實受其咎清按謂靈公太子蒯聵與聵之子輒父子爭國也 則餘殃之所及詎不信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馬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也

朱註子曰至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愚按怍者良心之見也人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則心安而理得若大言不慙則能踐其言者鮮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馬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恆也春秋哀十四年傳簡公寵闞止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陳逆殺人闞止執以入殺守者而逃闞止盟諸陳有陳豹者長而上僂闞止以為臣闞豹曰我將盡逐陳氏而立女豹以告陳逆陳成子以四乘如公闞止在幄陳逆殺公侍人而逐公於寢公以戈擊成子成子出舍於庫將出奔陳逆止之闞止歸以徒攻闈門不勝奔豐邱豐邱人執之陳氏遂殺闞止公取車於遠奔舒州陳成子遂弑公於舒州是其事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孔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馬曰言我於禮當告君不當告二三子按何晏集解本作二三子下同君使我往故復往也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詞語之而止也

朱註陳成子至簡公簡公齊君名壬孔子至請討之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公曰至三子三子三家也是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孔子至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

命三子而使我告之耶之三子至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强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

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警之深矣

愚按孔子去魯已後定公十三年正月孔子去魯見世家稗　列國弑君者四定十三年冬薛弑其君比哀四年蔡弑其君申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十年齊人弑陽生

皆不得請討今孔子反魯孔子於哀十一年冬反魯見世家稗而陳恒又弑其君故有是請左傳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㨗按左傳與論語微有不同毛奇齡謂正可相爲表裏魯爲齊弱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廷議算私記所畧也之三子告一節左傳無之者退有後言史臣未聞也又按程子謂左傳所記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云云不知孔子之時王綱不振久矣皆失葯亦將千年矣夫差遠在向奧且時被越寇何天子方伯之可告至先發後聞之說廝非聖賢所爲况哀十一年齊國書伐我冉有謂季孫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及叔孫謂冉有不對然後耻不敢丈夫退而蒐乘是魯之兵柄三子分主左傳告季孫云者不過因季孫爲執政季氏而叔孫已在耳當以此章告三子之文爲正然則季孫一人且不能專兵柄孔子又何從得兵而先發乎　請而不行而世變

遂不止於春秋矣黄式三曰史記六國表田常殺簡公而相齊諸侯晏然弗討三國終之卒分晉國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釁自此始然則請討之舉若行則大義著於天下所以預弭篡弑而正綱紀者大矣不討而戰國勢成而齊韓趙魏等篡逆之禍乃横行於天下正弑君之名曰陳恒此春秋之法也三代而上政與教合治民者無利天下之心故其出治之法皆可垂之於書以教後世三代已下世及之法行小人或據君相之位廢絕倫理以快己私其黠者乃至挾經史寧曲說飾辭將以變易後世之耳目使百年之後不復知前事之眞僞是亂臣賊子得售其技而人道且幾於滅矣春秋時王綱不振賞罰不行傳世歟

百歷年旣多無所致證故孔子有春秋之作　春秋之法性法也　性法者人心之公卽天理之公不必有其權而不可不有其壞其流弊雖至處士橫議然後世雖君賢相猶可追而是正之以較夷狄之邦洪荒世界文獻無徵人同禽獸者猶爲彼善於此此春秋所以不避功罪而毅然成書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非勢法也　以勢法言則必大權在手賞善罰惡各得其宜而後可然當時豈有是人哉

清按殺人者抵罪況君爲一國之代表乎齊不能自討魯爲隣國自當聲其罪而討之討之而義聲昭於天下魯可以興然則陳恒之弒君正天假孔子以可以有爲之時所惜者魯之君臣無足與謀耳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也

朱註　子路耄犯之　范氏曰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愚按夫子嘗言忠焉能勿誨乎檀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皆與此章之旨互相發明清按臣從事於君以共治國事欺則國事誤矣犯之者所以救其專制之失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何曰本爲上末爲下也

朱註（子曰至下達）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愚按人無生而爲君子者亦無生而爲小人者譬之一路行而上爲君子行而下爲小人必無中立之勢在行路之初辨之而已（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利而舜蹠分路即此意也）一達字（達如九達之衢之達謂通行也）有無窮無盡之意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孔曰爲己履道而行之也爲人徒能言之也（謹按爲人孔注徒能言之謂躬行不足而其言足以動人者也然立言謂世亦在立德立功之次未可厚非而古今二字確有傷今思古語意似宜從朱註爲長）

朱註（子曰至爲人）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愚按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人無不學也學焉而視其質之所近秀者爲士頑者爲農以至或工或商亦各因其性之巧拙以定其業之崇卑其入學也自洒掃應對而極於修齊治平皆切於日用之事故曰爲己三代以後惟士入學其他則否而士之爲學每以見知於人博取富貴爲心較古人之學名同而實異故

此章以爲己爲人兩言括之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也 伯玉事除莊子呂覽家語之外又見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止於闕夫人曰君子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惰行此其伯玉乎又說苑趙簡子使史黯視衛政反曰伯玉爲政未可加兵又春秋傳孫甯之難伯玉不與其事而行縱謀納君伯玉曰瑗不聞君之出敢聞其入皆見其賢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何曰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陳曰再言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

朱註 蘧伯玉至孔子 孔子居衛嘗主伯玉家旣而反魯 毛奇齡謂伯玉於襄十四年見左傳其時已爲大夫且孫甯傳之則必強仕之年矣二十二年孔子始生襄十一年孔子六十八而反魯去襄十四年蓋七十六年伯玉已百餘歲矣倘按襄十四年伯玉卽未至強仕然至哀十一年亦必八九十歲此蔡邕釋誨所以云蘧瑗保生也 故伯玉使人來也 按孟子孔子在衛主顏讎由其時有謠傳主癰疽之事註以爲癰疽卽雍渠史記所謂靈公之驂乘而使夫子爲次乘因致傳聞之誤也史記又記兩主伯玉家而春秋傳又有季札使衛說伯玉與爲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此孟子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也然孔子去魯居衛最久決無三五年在衛皆主伯玉家之理則有家在衛如寓公可知及老而反魯其使人通問固常事也 孔子至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 吳英曰古人使人於朋友皆弟子及子弟故孔子於使者之前稱伯玉爲夫子從乎來使所稱之辭也則非僕隸可知原無不坐之理豈孔子以殊禮待之耶此蓋如大夫來聘君迎於門外立而言後乃升堂坐而言猶賓時問無恙問有

三等故記此以見篤半後之書耳清按吳說是然謂夫子乃從其子弟弟子之稱則非攷左傳季札於衞孫文子亦稱夫子 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此本出淮南子而淮南子又引引賢之文註言非周說也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莊子則稱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愚按聖賢所以日慎一日者寡過而已夫子求無大過伯玉未能寡過皆就日用尋常見之今人動謂無過非自棄於聖賢者乎使乎使乎美此使者上使字指其人無愧於使也下使字言無愧於使之職正如爲哉爲哉語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曰不越其職也

朱註子曰至其政重出曾子至出其位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

之也 按何晏集解本以此爲一章朱子分之以爲上二句已見泰伯篇乃重出也今從朱本

愚按此因夫子有是言而曾子引易象辭以申之也艮取象於山山以止爲義故曰艮止卦一成而不易卦中取象象爲變而無方引天地爲物之象以喻人身而情僞出矣艮象君子思不出位者君子謂三也艮三互震震爲出又互坎坎爲隱伏爲思也 說本虞翻註參證古說 蓋一人有一人之位上下之人各安其位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所謂素位而行者也濟按說見泰伯篇然思不出位則不惟不侵權違法越乎職守之外且亦不至放棄其職守內之責任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集說君子顧言慎行若空出言而不能行是言過其行也君子恥之小人則否

朱註 子曰至其行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愚按言過其行者皆未反己自思者也苟反而思之未有不內自愧怍者矣 倂校雜記有其

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又曰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又曰恥名之浮於行也皆與此章相發明說本毛奇齡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朱註（子曰至不懼）自責以勉人也（子貢至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子曰至道也）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序有不同也

愚按中庸及子罕篇皆以知仁勇爲序此言仁知勇者記者所聞之殊也自道云者猶曰此特夫子自言之云爾

子貢方人 孔曰比方人也鄭曰謂言人之過惡 錢坫曰方通旁書方鳩或作旁逑是也陳鱣云古文讀作方魯讀從謗謗從方聲近故通用如比方人則子謂子貢與回孰愈是亦方人矣且師商孰愈之問夫子答之並無貶辭故鄭注云然孫志祖曰庶人謗正義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是亦謗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以言其實事爲謗但傳聞有虛有實或有妄謗人者今遂以謗爲譏也黃式三曰史記云子貢喜揚人美不能匿人之過其證也濬按此皆可備一說而不必從 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孔曰不暇比方人

朱註（子貢至不暇）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疏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

愚按方人亦借人證己之事然其弊每至明於人而暗於己開標榜之門招黨錮之禍非小失也賢乎哉者疑辭非褒辭猶云賜果賢乎哉蓋使子貢自思也夫我則不暇非自貶辭蓋以我字曉之文以不暇字針砭之猶云僞我則惟知有我而已我自修且不暇何暇方人也人我字蓋緊對而言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王曰徒患己之無能也（按何晏集解本作患己無能也）

朱註（子曰至不能也）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小異（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篇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衛靈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愚按此章與彼三章夫子言之非一時記者記之非一人文既小異語氣卽有不

同學者當反復而玩味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孔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或時反怨人也　皇疏言者逆詐億不信此乃先覺人情耳寧可謂爲賢者之行乎又曰先覺或濫則反受怨責

朱註　子曰至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詞言雖不逆不億而自然先覺乃爲賢也　稽按黃式三曰如文十二年傳臾駢以秦使者目動言肆知其懼我漢燕王旦告霍光反昭帝曰燕在遠如何知數日內之事或以辭貌而覺之或以素行而覺之或以時事不符而覺之皆先覺也謝顯道曰履霜可以知堅冰也此亦謂事有朕兆而覺之也幾者動之微知幾則先覺也

愚按此蓋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故物來畢照如鏡取影如響應聲也抑亦者不待用力之謂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包曰微生姓　微生姓見公冶長篇微生高章　畝名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包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

朱註　微生至佞乎　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

給以悅人也孔子至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

愚按春秋之世人心之錮蔽甚矣孔子周遊列國因時人之問而辨正之而畝乃疑以爲佞也固者以人心之錮蔽言之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鄭曰德者謂調良之德也

朱註子曰至驥也驥善馬之名

愚按稱之曰驥必有所以稱之者猶之賢人君子各有其實行足以考見也聖人之循名核實如此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何曰德恩惠之德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朱註或曰至何如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老子恩始篇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子曰至何以報德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以直至報德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無

維新印書館刊印

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

愚按禮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又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據此則以德報怨乃當日有此語老子書亦引古語也（老子之學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轂之用皆以退爲進之法）又表記上文云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以仁義報並言則報者人心之大公非一人一家之私矣或之問意在求理之所安初非憤世而疾俗夫子就其語而反詰之而其用情之偏已見矣至明示之以直而後知聖賢處世無過無不及得乎中庸之道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 何曰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知己故問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也鄭曰尤非也 下學而上達 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 知我者其

天乎何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

朱註子曰至也夫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至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惟子貢之知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

愚按據史記此章蓋因獲麟而發也 史記孔子世家哀十四年春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孔子觀之曰吾道窮矣喟然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正義曰據史記此文則不怨天者知天之以己制作為後王法也不尤人者人事之厄天所命也孔子庶人而褒貶進退王者所取則故曰下學而上達達通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 史記作公伯繚字子周索隱曰家語無公伯繚而有申繚子周譙周云疑公伯繚是讒愬之人非弟子也此恐是史記誤且繚亦作遼也按家於經傳別無攷見存疑可也 子服景伯以告 馬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 按景伯乃孟獻子之曾孫獻子生孝伯子服它它生惠伯椒椒生昭伯回回生景伯何別於孟氏而以子服為氏然名何不名何忌馬註誤也萊門之師恥盟於城下賈褫之盟抗貢於會中對閩邱而減以恭出辭書而教其火雖見囚於戶牖而懼與以祝宗與鄶歸之則其詳令之書亦稱叔以後一人也 告告孔子也 曰夫子固有惑志孔曰季孫信讒恚子路也於公伯

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而肆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皇疏殷禮殺大夫已上於朝殺士於市殺而敷陳暴其尸以示百姓曰肆清按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皆其證也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朱註公伯至市朝子服氏景諡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見哀十二年左傳夫子指季孫子曰至命何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耳

愚按名位之際責備所在憂患所集恩怨之府禍福之媒也以子路之賢而不免寮之愬以季孫用子路之專而不免寮之惑雖景伯旁觀不平見於聲色然聖人委心任運以為非季孫之能用子路亦視子路之命見用不見用耳不惟寮無如命何即景伯又如命何哉金徵曰子路相夫子墮三都出藏甲公伯寮乃愬之於季孫毀子路以傾夫子按此說以此為夫子相魯時事可備一說且於道之行廢極有發明然則寮必公歛處父之徒非弟子也又魏元曠曰子服氏於哀三年始見左傳夫子相魯時已為大夫否無可攷以時勢參之當是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子路不肯要盟故伯寮之愬得行子路遂去魯仕衛明年而死孔悝之難也清按此亦可備一說

子曰賢者辟世孔曰世主莫得而臣之也其次辟地馬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孔曰色斯舉矣其次辟言孔曰有惡言乃去也

朱註子曰至辟世天下無道則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其次辟色禮貌衰而去子曰至辟者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按何晏集解本此合下爲一章朱子分之今從朱子

愚按見幾有遲早自處有高卑可不辟而辟是隱者也可辟而不辟是無識也然非所論於知不可而爲之孔子也若孔子則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豈以絕人逃世爲潔哉

子曰作者七人矣 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封人楚狂接輿也鄭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皇疏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

維新印書館刊印

朱註子曰至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

愚按孔子當日並未指言何人記者記此語於辟世辟地辟色辟言之後故註家皆引隱者以實之其爲何人蓋不可考矣　毛奇齡曰程氏以作者謂稼穡作而引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爲七人則於易繫辭人作而萬物覩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諸作字皎爲觀切詩按易繫不引禹湯終非七人雜湊羅以爲作者謂舉其訓最長此蓋孔子自明述而不作之道言作者已有七人不待更作也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論語末篇亦上稽至堯舜而止則七人當斷自堯舜合禹湯文武周公而七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　鄭曰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何曰晨門者閽人也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強爲之也

朱註子路至者與　石門地名　按朱註解石門爲地名不的指何地處遂有石門齊地一說瑕邱隱三年齊鄭盟處非也攷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故下文云自孔氏不曰魯孔某而曰氏則以孔子得人擧其氏而可知也是時孔子或在他國遣子路歸魯或已歸闕里偶遣子路入城均不可知宿者到郭已暮故次日昧爽即入因得與對若門既大啓人行如織安得執人人而問之有此二證則石門確爲魯郭門奚疑秦閱若璩

愚按孔子出處大節知不可而爲一語足以明之濤按此即今人英雄造時世之

意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何曰蕢草器也蕢祇一蕢之蕢從竹是竹器此蕢從艸故曰草器然則許所以盛土者也蓋蕢之屬特竹艸異材 有心謂契契然也契契對下硜硜剝木契之也包蓋謂心別有所志詩云契契寤歎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 何曰硜硜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也皇疏硜硜無知己徒空也時既不行而猶空信己道而欲行是於教化無益江熙曰說文磬石也殸擣文省聲古文從乇按居古文石堅古文乇古文作堅篆文作硜論語亦然論語硜古文磬也陸氏以苦耕反音硜誤矣 深則厲淺則揭 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己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鄭曰由帶以上爲厲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何曰未知己志而譏己所以爲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道

朱註子擊至磬乎 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夫然下之樂有鄙硜硜若等語焉吹笙之始其聲本可以觀德今失傳矣則亦非常人矣既而至則揭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三字荷蕢從磬聲中聽出故鄙其聲而言之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衛風匏有苦葉之詩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

淺深之宜深則衣必濕不如不解衣而涉淺則水沒膝而已故揭衣而涉所謂適淺深之宜也又按說文作砅則砅砅者履石以渡水也　子曰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也

恐按聞磬聲而即知聖人之心荷蕢之賢可知其深淺厲揭之說蓋亦識時之士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也然聖人具天地民物之量其視斯時無可不可豈荷蕢所能知哉稽謂曰史記繫此事於三至衛時當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故荷蕢有莫己知之說清按此可備一說是歲魯哀公元年衛靈四十一年孔子年五十八　清按專制之世世之治亂繫於君之一身故聖王不作則天地閉而賢人隱不知天下安危匹夫有責惟英雄能造時世聖人之心安能一日忘天下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鄭曰諒陰謂凶廬也集解高宗殷中興王名武丁殷三十帝六百二十九年高宗是第二十二帝商帝小乙子武丁殷祚時殷已三百四十三年德高而可宗故曰高宗書云作其即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或呼倚廬爲諒陰或呼爲梁闇或呼梁庵各隨義言之按鄭非禮記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鵪鶉之鶉闇廬也廬有梁者謂之柱楣又按柱楣即記所謂柱楣翦屏不納者也　子曰何

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馬曰己己百官也以聽於冢宰三年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朱註子張至何謂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按朱子非不見鄭康成之說其曰未詳者慎於解經耳子曰至三年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愚按諒陰之義以訓信默爲近伏生大傳說命篇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呂氏春秋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陰三年不言皆說命上王宅憂亮陰三祀無逸乃或亮陰高誘註呂覽引作諒闇喪服四制鄭訓梁爲楣訓闇爲廬謂柱楣也古者橫一木長梁於東頭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剪去草以短柱柱起長梁謂之柱楣孟子言五月居廬在未葬前然則未葬謂之廬既葬謂之闇乎孔訓諒爲信訓陰爲默左傳昭元年正義引馬註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滿按梁亮諒古同假借字然諒亮訓信其義皆相近闇陰亦假借字訓默義亦相近今從孔馬註梁唯見大傳而大傳之文初不訓凶廬即梁闇也鄭義未長也

禮喪服四制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疏王侯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杖更需人扶乃起也滿按病深謂哀毀過甚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疏大夫士官物不備具須己言而後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杖而起不待扶也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疏庶人卑無可使但身自執事必不可病故不用杖但面有塵垢之容而已王者官備物具不言而事行故古之人皆然不獨高宗也按殷道質故太甲徂桐而聽伊尹高宗諒陰而聽冢宰至於周則周公負扆而致流言矣雖欲無言其可得乎漢人變爲以日易月之制流傳至今豈知天子諸侯之所以服降而絕服者特旁期耳父

喪之禮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豈可服降乎請按古人三年不言無可致見惟竹書紀年載夏十七君禹之後除少康遺腹扃受兄禪癸不諒陰外餘十三君皆諒陰即位二世啓十一世不降十三世廑皆於二十七月之外尚有除月四世仲康五世相七世杼八世芬十四世孔甲十五世昊十六世發皆二十七月之數九世芒十世泄制服改儀一年或諒陰有故抑即位於元年之夏初歟太康獨越四年乃即位豈性好遊畋不急於為君歟抑有疾不能如期即位歟至商三十君俱於先君崩之次年即位然以高宗命卿士甘盤之文推之外丙仲壬太甲之命卿士伊尹沃丁之命卿士咎單太戊之命卿士伊陟臣扈皆在即位之初是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大戊皆諒陰於冢宰也然自沃丁而後小庚小甲雍己三君皆不諒陰太戊而後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開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十二君亦不諒陰至武丁乃又行之世俗耳目狃於近而忘其遠故武丁獨著稱也說參韓元齡　請按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即今日責任內閣之義矣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何曰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朱註子曰至易使也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愚按孔子生平作用一禮而已說見子奚不為政及衛君待子為政章　昔先王順人情而制禮其制之也本之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用之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之事是故民聽不惑而可用民可用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請按說採禮器禮運并僖二十七年昭二十五年左傳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孔曰敬其身也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 孔曰人謂朋友九族也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孔曰病猶難也

朱註 子路至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有加於此

愚按君子者成德之名也修己以敬得其所主矣安人則推己而及人安百姓則推之極而至於人人然推而至於其極則堯舜難之矣豈子路所能企及哉

原壤夷俟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 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也 史記弟有原氏原思是也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而過之門人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某聞之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按此事又見家語屈節解門人者子路也互有詳略南越趙佗傳椎結箕踞以待陸賈畫古人凡坐以尻就踵今夷俗以尻及地張兩膝爲箕形夷俟卽箕踞也微按焦循曰楚書五百餘夷俟倨肆宋咸註曾鑑倨之謂廣雅踞踞倨啓肆踞也夷俟卽踞肆也說採潘維城 鄭曰原壤孔子幼少之故舊 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 何

曰賊謂賊害也以杖叩其脛孔曰叩擊也脛脚脛也按或有謂叩其脛者言以杖指塲適當其脛若弄炎候則尻致■而脛不得見今實驗則脛見故以杖指之孔子於故人無朴作敎刑之疑也猶按此說最長可從

朱註原壤至其脛壞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外者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適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擊其脛使勿蹲踞

愚按原壤蓋老氏列禦寇之流外其形骸全其性命視禮樂若桎梏而道其所道其害道也實甚即如以死而歌非不知哀欲以爲遊元氣於太虛是逍遙自適之事所見旣偏故發見於四體者亦無一而不偏矣孔子因其夷俟而叩脛以責之亦忠告之道也

闕黨童子將命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也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鄭曰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何曰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也則非求益者

朱註闕黨至者與 闕黨黨名 閻若璩曰闕黨黨名闕里里名史記世家孔里亦里名也兗州府志闕黨在府城東北一里有泉名闕黨泉荀子稱仲尼居闕黨闕黨之子弟以化是也闕里在曲阜縣城中至聖廟之東梅
鼐闕令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是也然闕里亦有二一在魯城中一在泗水縣南八十里以孔子生於此遂以闕里名之見史記
索隱正義又曰孔子時無闕里之名始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乃盛稱之獨家語顏無繇下有孔子始教於闕里之說但家語
乃王肅私竄以難鄭者非古之家語也故朱子註顏無繇削去闕里字按閻說雖非正解然甚辨又後漢書獻帝紀有闕官領
師古註云闕黨黨子之後此註家之附會也然亦可備一說濟按顧炎武引水經註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史
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蓋闕門之下其里即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謂之闕黨錢坫曰古今人表作厥黨厥闕古字通
用又新序雜事一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寰宇記孔子家在故魯城闕
里中背洙面泗與相圃之東北又云闕里在曲阜縣西南三里魯城東北出洙水百餘步循維城既此諸說以爲闕黨即闕里
然水經註史記新序寰宇記實無明文確指註闕黨者宜據兗州府志荀子新序諸書言之不必強與闕里而牽合爲一也

童子未冠者之稱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至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愚按聖人教人因材而施 此章與上章記見夫子既不遺老亦不遺幼既不廢親又不失疏極而言之亦老安少懷之一端也夫教人之法有直而致之者亦有曲而行之者此類是也

於此益可見矣 濟按饒雙峯曰禮十冠而後容童子走而不趨不爲容也在其家無事則立主人之右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不爲賓也闕黨之人或使童子將命於孔子蓋其容有如成人焉者故或疑之曰益者與夫子謂其居位以客禮自處遂與先生並行踰節躐等揖於童子之德非求益之道也欲速成人而已成人爲可速哉云云此可備一說不如朱註較得聖人氣象也

論語稽　憲問稽第十四終　後學黃岡高鶱翔松軒校字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譁之校註
後學黃國士魏中文敎金炮子衡澄吉宣參校

衛靈稽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孔曰俎豆禮器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末事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也明日遂行

朱註衛靈至遂行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按何晏集解本自衛靈至未之學也爲一章明日遂行句屬下爲一章朱子合之而以其爲一節今附兩本以此爲一章

愚按衛靈公無道其不亡者衛多君子耳若更好兵適以自速其亡故遜辭而謝

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鄭曰糧糧也按鄭本作在陳絕粮 孔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潛按孔子畏於匡在定十三年十月解圍而反衛實未至陳定十五年自衛適宋桓魋欲殺之乃適陳居三歲反衛是爲哀元年是年吳伐陳其時孔子尙在陳否雖不可知然無由至蔡境與論語先進篇及孟子在陳蔡之文不合則絕糧非與伐陳時矣孔子居衛靈公不能用佛肸召子欲往又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反哀二年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如陳哀四年將之荊乃絕糧於陳蔡之間說皆見世家稽孔氏詳說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鄭曰濫竊也何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也

朱註子路至濫矣 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

愚按先進篇及孟子皆記阨於陳蔡之間此云在陳者蓋界在陳蔡而其地實在陳境也絕糧者道途資用乏絕無所得食也說皆見世家稽 常人處困境易喪所守君子則貧賤患難素位而行故無入而不自得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 孔曰然者謂多學而識之也非與 孔曰問今不然耶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何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

朱註 子曰至者與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至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此以知言

愚按一貫之旨曾子子貢所入不同及其知之一也然唯二子聞之其餘皆不得聞則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學者貴自勉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 潛按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云云若此類一時語則史記不當遺之矣王說未確

朱註 子曰至鮮矣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

愚按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譬人經行之路其景物具於心目間此謂知德子路勇於見道不患不行唯患畧觀大意而忘其精微故言此以警之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何曰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也

朱註（子曰至已矣）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愚按二十二官之爲皆舜之爲也故舜可恭己而治淸按此卽今日責任國務員之意而恭己正南面則非若後世專制之君之徒自尊大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

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衡軛也按衡即大小車輗軏間之橫木可以上係軛說詳篇下節牛馬如衡之取其平故曰衡也說見人而無信章子張書諸紳孔曰紳大帶也

朱註子張問行猶問達之意子曰至平說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周禮夏官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釋見前又說文蠻南蠻蛇種貉北方豸種立則然後行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見曲禮言與我相參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而蠻貊可行也子張書諸紳紳大帶之垂者帶有辟組約紳之不同玉藻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竝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則紳乃帶之垂者如朱說是也孔沐言大帶爲紳非也謂按辟緣也辟垂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後腰不緣也練紳也率辟也士以練爲帶單用之而練緣其兩邊故謂之辟緣及兩耳皆不緣惟緣其紳故云下辟錦帶示文也縞帶示質也紐帶之交結也合並其組用組以約之其組之長與帶齊也紳乃帶之垂者蓋帶以束腰而其下垂者爲紳也書之欲其不忘也

愚按行猶行路之行問行者問如何而後能行也外而觀之於境則行於近或難

行於遠行於此或難行於彼內而求之言行之忠信篤敬則無時無地而不可行然所謂忠信篤敬者要必一舉一動念念不忘而後能行也子張書紳蓋已得參前倚衡之旨矣（謹按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因問行子曰言忠信云云可備一說）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孔曰衞大夫史䲡也有道無道行直如矢不曲）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也

朱註（子曰至如矢）史官名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屍諫故夫子稱其直（君子至懷之）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愚按有道無道以衞國之安定危亂言之也（說見公冶篇甯武子章）史魚無論有道無道皆以直見故曰如矢矢則省括而釋不枉曲亦不可卷懷者也（左傳史記均紀季札適衞悅大夫史䲡史狗事又家語困誓篇史魚

將死命其子曰吾生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死無以成禮宜置尸牖下靈公弔而問焉命殯於客位進伯玉而退彌子瑕又賢君篇史鰌以道去位靈公郊舍三日待其入而後敢入又六本篇子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皆其證也　伯玉有道則仕無道卷懷似不直突然出處合道則直在其中　黃式三曰左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衎二十六年甯喜弒其君剽伯玉近關再出或謂伯玉無此事而左氏為誣或謂有此事而伯玉為非不知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孔子再主伯玉家據史記在衛靈將卒時爲衛襄之二年距襄十四年已六十七年則孫甯搆禍時伯玉年少或未仕或已仕而獻公未之信用故孫甯雖欲藉以爲重而亦聽其近關之出也然則伯玉近關再出亦公子非其私暱誰敢殉之之意又韓詩外傳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是蘧伯玉之行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皇疏謂此人可與共言而己不可與之言是失於可言之人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皇疏謂與不可言之人共言是失我之言者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何曰所言皆是故無所失者也

愚按語默貴得其當強聒者固非緘口者亦未是唯知者能審擇所可耳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孔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朱註（子曰至成仁）志士有志之士仁人成德之人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是害其

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愚按志者心之所之仁者人心生生不息之理志士者有志之士仁人者渾然生理之人志士仁人秉天地之正氣而生故值陽九百六之變寧以身殉之而心安理得不枉道以求生自聖人論定之而千古名教賴以維持者大矣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也

朱註子貢至賢仁者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家語六本篇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

愚按聖門問仁多矣子貢獨問爲仁故夫子就仁之所以爲者告之大夫曰賢以事功言士無事功可見故就心術言而擇其仁者也大夫貴故曰事士賤故曰友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 何曰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之輅 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路越席依輅經傳多作路 昭其儉也 服周之冕 包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 樂則韶舞 何曰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

朱註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詞 中庸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今夫子所答因議禮制度考文之事因是治天下者必謂顏子爲問治天下而謙言爲邦則非也 子曰至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 夏小正曰初昏斗柄正在上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 此皇極經世之說以一萬八百年爲一會初開一會而天始闢又歷一會而地始成又歷一會而人始生其說悠謬無稽創此論者蓋根天度之三百六十五度而三分其餘以當之且取象於每日之夜半爲子醜丑寅至卯爲天明以爲天地人開闢之說也 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 辰者無星之處說文云北斗之柄指此三辰也 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 古人以歲星所次謂之歲在天有歲星在地有太歲歲星右行太歲左行歲星在斗曰星紀在女曰玄枵在危曰娵訾在奎曰降婁在胃曰大梁在畢曰實沈在井曰鶉首在柳曰鶉火在軫曰鶉尾在氐曰壽星在心曰大火在箕曰析木此所謂歲星右行也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

維新印書館刊印

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掩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此所謂太歲左行也左行者謂自東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而北右行者謂自北而西自西而南自南而東至於日月之行猶是也天左旋而辰星從之日右轉而歲星從之者按今天文家言天日不動而地體自動以其法求之所謂天左旋之道實地轉日而行之道也所謂日右旋之道實地每晝夜自轉一週之道也其說異而其理則同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周官太史職掌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賈公彥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雨水中至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中氣一名中數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匝則爲歲朔氣匝則爲年假令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卽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雨水中此中氣匝此是中數曰歲中朔大小不齊若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須置閏以補之也又按鄭氏說周禮曰周以建子爲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明建寅謂之歲用建子謂之年其用建寅如正歲則讀法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之類其用建子如祠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之類故孔子常曰吾得夏時焉見禮運篇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夏小正篇見今大戴禮中然曰小正則必尚有詳備而大於此者竹書紀年紀禹九年壬午頒夏時於邦國想其時必另有成書但今亡失耳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又按月令乃秦時諸儒采呂覽爲之創用夏時至於秦則以十月爲歲首於三代之義更無所取今陽曆以冬至後十日爲歲首有十二月而月無朔望一三五七八十十二等月均三十一日四六九十一等月均三十日二月二十八日遇閏則二十九日請按陽曆以冬至後十日爲歲首是以中氣爲主卽中數爲歲之法也中數得之於日故泰西人自謂其法爲日曆陰曆朔望得之於月故泰西人謂中國之法爲月曆乘殷之輅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請按殷謂輅以木爲之然有大路先路次路共三路而不名木輅木輅乃周之飾五輅朱子謂殷路卽木路非也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按車之制貴君與卿大夫士所常乘者也路之制廣狹惟天子諸侯祭祀賓客朝會兵戎用幾乃乘之也按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是夏之車卽路也周人飾

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 言冕則服隨之非只言冕也謹按五冕有五服見禹貢無間然章 冠上有覆前後有旒 謹按大戴禮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袞冕十二旒旒十二玉用玉百四十四鷩冕九旒用玉百八毳冕七旒用玉八十四絺冕五旒用玉六十玄冕三旒用玉三十六 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韶舜樂書無的解其散見諸書者巳於子謂韶子在齊聞韶兩章釋之 放鄭聲遠佞人殆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

愚按周正雖建子爲歲首 按春秋書春王正月係用周正胡氏以爲夏冠周月非也春秋爲史也紀事之書也亦當代正朔而用前代正朔則不可以爲史用當代之月而係之前代之時尤不可以成文而謂聖人出此乎且攷春秋書法如桓十四年正月成元年二月襄二十八年春書無冰此正月二月正子丑之月故無冰爲時失若寅卯月則孟春解凍固其常也可不書矣又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周之十月爲夏八月故雨雪以災書若夏正則亦不必書矣又莊七年秋無麥成十年六月晉侯使甸人獻麥若夏正則四月麥已熟何至六月始嘗新麥秋乃書無麥也惟六月爲夏四月秋爲五月則無疑義矣又孟獻子曰正月日至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有事於祖又僖五年正月日南至正月乃夏十一月故爲冬之日至七月乃夏五月故爲夏之日至又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在龍尾若夏正則十月在龍尾則十二月乃夏十月故十二月在龍尾也又冬蝝亦以爲災而書若夏正則冬時禾稼既藏蝝不能爲災矣又梓愼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尤明白易見者也他如冬祭曰烝而莊八年正月書烝亦其證也然則春秋時月皆用周正無可疑者 而授時實兼用

夏正 鄭釋引周語已見上又周書周月云我周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今攷七月之詩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其下文又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一之日爲十一月二之日爲十二月皆周正建子之証然卒歲以二之日則仍夏之十二月卒歲也其餘如一之日於貉取狐貍爲裘二之日其同又鑿冰冲冲三之日于耜又納凌陰四之日舉趾又獻羔祭韭皆合周正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則皆指夏時而言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故曰七月流火九月霜降故曰授衣其餘如四月秀葽五月鳴蜩以及七月之鳴鵙烹葵菽食瓜八月之萑葦剝棗斷壺九月之肅霜滌場十月之穫稻納禾稼陶穡築場皆合建寅之時此用夏正之証也他如易論語諸書所言亦多點夏時然則周雖以建子爲一代之制至其授民時則仍用夏正以便事功也又哀十二年冬螽季孫問仲尼仲尼曰伏而後蟄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云云則春秋時曆更淆亂矣

故不如專用夏時以一事功 謹按孔子欲用夏時乃爲百世立授時之準至於春秋則魯史之舊孔子不過筆削之豈有郞改用夏時之理胡氏因此章之文而疑春秋爲夏時誤矣又按今改用陽曆若仍以一二三月爲春四五六月爲夏七八九月爲秋十十一十二月爲冬則既不合古之事實又不合今之習慣蒙竊以爲宜以一二三月爲冬四五六月爲春七八九月爲夏十十一十二月爲秋則雖改歲改月而不改時似更善也

殷路有三大路先路次路也其繁纓 繁周禮作樊古字通 以少爲貴 謹按周禮巾車職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鄭注玉路以玉飾諸末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鄭司農曰纓謂當胸禮說曰以削革爲之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注曰三色三帀也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鄭注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爲之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鄭注以象飾諸末朱飾勒而已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鄭注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爲勒條讀爲絛其樊及纓以絛絲飾之而亦五成五曰木路前樊鵠纓鄭注木路不鞔革漆之而已前讀爲緇翦之翦淺黑也據此則木路至質無文以淺黑色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木路不言就以上四路推之蓋三就爾凡路之異名見於禮者玉路亦名大路金路亦名先路象路次金路革路次象路故同謂之次路木路最後綴於諸路之末故亦名綴路周人尚文以多爲貴故周禮五路玉路樊纓十有二就金路九象路七革路五木路三殷人尚質以少爲貴故郊特牲三路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次路五禮器則云次路七此皆周禮禮記可攷者也郊特牲大路知爲殷路者明堂位

云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然周之玉路亦曰大路金路亦曰先路書顧命篇所陳是也唯殷之大路卽素車卽周禮之木路殷以大路爲貴其樊纓自一推至五與七以爲飾之數至貴其質也周則以玉路爲先木路爲後由樊纓十二推而至於五以爲飾之數益貴其文耳考古者輿制殷輅之先尚有陶唐氏之彤車白駒其制尤略有虞氏因彤車而制鸞車則其制稍文矣夏后氏因鸞車而制鉤車其制又文矣殷人因鉤車而制大路則易車而路制極廣潤質極堅無以加矣故夫子取之周人因大路而又爲乘路其五路之材質猶是大路也五路之尺寸猶是大路也但路上所飾之金玉象革不同與夫纓鉤樊纓之多寡不同耳無冕於驗騶而失之者侈此孔子所不取也

周冕六

冕之制以木爲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象也上版廣八寸長倍之前員後方後仰前俛具其前而俛之向明與物交之義方其後而仰之向晦與物藏之義上玄以象天道之升下朱以象地道之降名之曰冕言俛以致恭也其字上從冖冖頭衣也下從免免者絻者之巾繯縐有頭免取免以諧冕聲也天子吉服九凡冕服六弁服三作官司服職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之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服祭社稷五祀則絺冕服祭羣小祀及視朝則玄冕服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孔疏引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不言所用之物此卽朱子所謂周冕有五者據弁師言之者也蒨按天子十二旒以次而殺藏而服章亦因之爲升降是冕服之制惟周最善矣

天子以祭祀覲朝諸侯以朝天子及祭大夫以祭於公以文爲貴而各有等威

蒨按說見鄉黨君子不以紺緅飾節後附說又按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十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註此夏殷制也周禮天子五采藻而周家旒數隨命數士爵弁無冕江永曰夏殷制天子用朱綠二采太卑諸侯有五等皆用九旒太無別大夫用七旒五旒士亦冕而三旒皆太尊唯周制天子五采十二旒諸侯大夫冕有遞降旒如其命數士不用冕有等威之辨也

韶舞者象舜文德武功之盛樂之至也

蒨按皇侃云周用六代之樂一曰雲門黃帝樂也二曰咸池堯樂也三曰大韶舜樂也四曰大夏禹樂也五曰大濩湯樂也六曰大武周樂也諸侯皆用周樂得則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請觀樂乃爲之舞自周以上之樂見舞韶箾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此矣觀止矣雖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黃式三曰歌以詠其聲詠之不足

而舞以動其容言舞則歌可知也左傳言六府之事九功之德皆可歌謂之九歌有九歌卽有九成之舞舞必兼文武尙書舞干羽于兩階干者武舞羽者文舞又言簫韶九成箾象鳳之舞是文舞之物季札見舞韶箾者武舞之物說文曰箾以竿擊人也虞樂曰韶箾是象鳳之翼以爲武舞荀子引逸詩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是也傳言舞多先武而後文故樂記言干戚羽旄謂之樂文王世子言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左傳言象箾南籥是也舜之文德如舉十六相而天地平成之類舜之武功如七旬苗格之類

鄭聲溱洧之風發於聲音則多淫蕩無檢如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鄭注濫濫竊也謂男女相偷竊言鄭國樂音好濫相偷竊是淫邪之志也鄭音好濫宋音燕女其事是一而爲別音者濫竊非己偶而別相淫竊燕女則爲淫己之妻妾而已所以別也

鄭國正義引異義云左傳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也武億引莊十七年公羊傳疏亦謂鄭重其手而淫遂非鄭國之鄭清按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衞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四國並舉則鄭聲之鄭當以國言

之樂音也先儒多以鄭聲謂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云云不知樂記言鄭音論語孟子皆言鄭聲是指樂之存音非指詩也指樂音之淫濫人聽之易生淫邪之志非指詩之說婦人也如鄭詩卽鄭詩則衞鄘詩又何以言聲乎列國之風本不用於祭祀賓客燕至無算爵無算樂旣賦詩以贈答則必用其樂以爲賦詩之節卽周禮所謂燕樂房樂也周樂十五國之風列南雅三頌非雜於樂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並亂雅頌皆作樂之所歌惟鄭衞齊宋之音淫濫煩齊雖採其風而其聲但備之而已不登進而奏之故曰放放者遠放之也不言齊宋衞者音之亂雅鄭爲甚且舉鄭而齊宋衞可知矣

佞人務爲口給變亂是非之人也佞字古從作口才解務爲口給必至變亂是非白虎通佞人當誅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是也又韓詩內傳少正卯之誅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若佞道未行遠之可矣

顏淵問爲邦而子以四代禮樂及當時所可鑒戒者告之則以顏子王佐才也昔孔子嘗曰述而不作蓋聖賢生二帝三王之後但取前代之政酌其損益明其法戒卽臻上治不待更有所制作也清按孔子作春秋義在尊王其

對於君之禮又多與三禮詳略互見且嘗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是孔子固以尊周爲主而恪循時王之禮者也今於顏淵問爲邦不告以修明文武周公之制而告以參用四代之禮樂何也蓋孔子者聖之時者也春秋爲魯史自隱至哀二百數十年間周爲共主無有代周而王者故義當尊周孔子之對於君也或仕於其國而爲臣或遊於其國而爲外臣則義當循時王之禮然而有王者起畀孔子以伊尹太公周公之任謂孔子仍以尊周爲事而一秉周禮則爲事理之所必不然而功成之作樂治定之制禮其必有如周公當日者從可知矣此章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卽如有用我吾爲東周之意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王曰君子當思慮而預防也

朱註子曰至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愚按遠近字相對蘇氏以地言是已然當兼時言之常人狃於目前之安以爲千里之外異日之事可不必計不知一念自暇自逸而禍患即在當前矣故有識之士憂盛危明必在在預防其患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朱註（子曰至者也）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愚按此章與子罕篇所記同而多已矣乎三字疑因季桓子受女樂而郊不致膰孔子時將去魯而發也曰已矣乎有惜功業不就吾道不行之意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孔曰柳下惠展禽也（僖二十六年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則禽之賢當時君相皆知之也）知其賢而不舉爲竊位也（春秋傳臧文仲有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官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即此章之証）鄭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

朱註（子曰至立也）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

字禽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

愚按臧文仲已見公冶篇居蔡章當時所稱賢大夫者也桉僖伯有觀魚之諫哀伯有郜鼎之賂文仲仕莊僖文三朝世執魯柄用其榮而乞糴以恤天災言展禽之何事以止妄祭爰居之祀於升陞諫僖公之躋忽其小惡爲之逆傳於魯國散行父以有禮於君恤民爲君決宋莊之必興以人從欲知宋襄之鮮濟天子蒙塵而官守必問衛侯在執而設玉必行六卿滅而歎庭堅之不祀陳衛將而命行父以致婚此其生平事實也柳下惠邑里字名諸說各異謹按鄭以爲食采柳下朱子從之而註孟子則又云居柳下趙岐註孟子柳下是其號朱子以爲展禽字季趙岐以爲名禽字季致柳下爲食邑見左傳孔疏居柳下見莊子註皆不知其據何書至謂柳下爲號則更無可見矣柳下氏展係公子展之後名獲見國語字季見爾雅字禽見左傳以居柳下謹按高誘淮南子註展禽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藝文類聚八十九引作許慎註荀子楊倞大略篇註亦云居柳下然魯地無名柳下者展季未爲士師未必有食邑當是因所居號之如東門遂南宮适東郭偃之類姓展名獲

字禽私謚惠爲近謹按列女傳賢明篇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彊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乎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門人從之按此說可證不然士師安得有謚其曰季者蓋以行第稱之也古人多以行第稱如僖伯稱孟襄仲士季成季之類左傳多見之文仲爲魯司寇左傳宣十八年臧宣叔曰子欲去之許請去之註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襄二十一年季孫謂臧武仲子盍詰盜是務去是宣叔武仲皆爲司寇也而文仲之爲司寇不獨無明文攷文十八年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僖於竟又使太史克述文仲之言以對有見無禮於君誅之如鷹鸇逐鳥雀之語云無禮則誅司寇責也是文仲亦司寇也然則臧氏世爲魯司寇無疑矣柳下惠爲士師正其屬官謹按周禮秋官司寇士師下大夫四人知其人之賢謹按方觀旭曰展喜犒師使受

命於展禽正文仲爲政之時見內傳展禽譏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筴見外傳是文仲知柳下惠之賢之證不薦使爲政潤按士師雖與司寇同爲朝臣然究屬爲屬官乃三爲士師而三黜之攷證見微子篇彼其心蓋欲久竊國柄不欲賢人之進耳孔子以竊位二字定之亦誅心之論也潤按此章與公叔文子章正相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孔曰自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

朱註子曰至怨矣 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愚按己與人形骸雖隔心性不異恕於己而嚴於人何以服人之心若嚴於己而恕於人則人感而化之而己之德亦將日進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 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也 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

朱註子曰至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

何矣

愚按小而一人一身之間大而天下國家之事本末終始安危常變皆宜熟思而行方無過舉倘中無主見冒昧以出之敗衍以終之雖旁觀之心爲之憤急激切亦將奈之何哉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鄭曰魯讀慧爲惠今從古

小惠按何晏集解本慧作惠謂小小才知也難矣哉言終無成功也

朱註子曰至難矣哉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

愚按羣從君從羊羊羣則易長人羣則易敎士而羣居正講習討論之時所當相會以文相輔以仁者也乃以私智相勝而無一及義之言則是玩愒時日羣居而反以致損矣欲期其成豈不難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鄭曰

義以爲質謂操行也孫以出之謂言語也

朱註（子曰至君子哉）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孫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

愚按先言君子者揭出其人以爲程式也猶曰常人吾不知其質若何其行其出其成又若何若君子則必以義爲質而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也末又以君子結之者猶曰此其所以得成爲君子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己也

愚按能不能指臨事言之古今人材大有大用小有小用苟其有用則皆有能故君子唯以無能爲病至於天下之大何患無知己者哉（謂按宜與衛靈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章參看）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何曰疾病也

朱註（子曰至稱焉）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愚按形上爲道形下爲器凡一材一技苟有其實不求人知（所謂不患己知人不知而不慍遯世无悶也）而人自稱之矣（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又曰善不積不足成名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無所成名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皆經傳貴名之証也）若沒世而名不稱則與草木同腐故君子疾之史記記此語在孔子作春秋時（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世哉乃作春秋）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何曰君子責己小人責人也

朱註（子曰至諸人）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者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

愚按求字當兼何氏楊氏二義行有不得而反求諸己則其責己也必嚴違道干

譽而望人之知己則其責人也必甚其始不過求己求人一念之別其終遂至君子小人品彙之殊人可不愼之於所求哉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包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孔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也

朱註子曰至不黨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思按矜易於爭羣易於黨矜似不可以羣羣似不可以矜惟君子持己以嚴而不求角勝接物以和而不肯徇人故能矜能羣而不爭不黨淸按羣合羣也結公共之團體也黨結黨也同己者相附和異己者相傾軋也今之政黨其合羣策羣力以共謀國家之進步者雖其名爲黨而其實卽此章羣字之義其有不以國家爲前提而執持黨見以營私橫行者則實行此黨字之義者也羣與黨之分祇在公

私之間而已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包咸又不可以彼人之卑賤而廢其善言而不用也

愚按人與言宜各擇而用之聽其言必觀其行因其言之可用而遂用其人者非也其行之或惡或賤無害於其言之善因其人之不可用而并不用其言者亦非也此君子指賢人而在上位者言之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朱註子貢云云於人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愚按子貢嘗言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其與此章之言雖不知孰爲先後然其因子貢所不及者而進之則一也

維新印書館刊印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包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馬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

朱註子曰至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至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民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

愚按誰毀誰譽有所試即直之道也斯此也民亦人也行謂率民而民從之也夫子既言己之不輕毀譽又言此民三代以直道率之而即行以見春秋之時政教非不可行特在上者曲徇一己好惡之私不以直道行之耳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包曰古之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包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朱註子曰章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傷俗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

愚按史闕文如春秋夏五桓十四年郭公莊二十四年甲戌己丑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氏曰再赴也杜注謂敘赴詞甲戌下當是紀陳佗殺世子免之事而史闕之耳按昭十二年傳伐鮮虞杜註不書將帥闕文也亦其證也及日食不書朔與日不書朔見隱三年不書朔與日見莊十八年以後尤不勝舉秦史三豕渡河之風是也馬借人如子路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是也夫子猶及見此二事而今皆亡之則人心之不古者多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也

維新印書館刊印

朱註子曰至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愚按脩辭貴於立誠有忍其乃有濟故夫子垂訓以警人也亂之字從二子相糾結而上爪下又以解之右加乙以治之如亂之必有治而治正所以已亂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朱註子曰至察焉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愚按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則望而知為君子善者惡之不善者好之則望而知為小人若衆好衆惡則天下固有以君子而冒不韙之名以小人而獲鄉愿之譽者非善用吾察則君子小人不將汨於悠悠之口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王曰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

朱註子曰至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

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心非道弘人也

愚按道也者人之所當行者是也行其大者則大行其小者則小唯人自行其道道不能強人以行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朱註子曰至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愚按過者偶然失中之謂不改則非偶然之失矣故謂之過謹按穀梁僖二十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又韓詩外傳三引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皆此章之証說本潘維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朱註子曰至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力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

愚按古語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已鬼神將通之是人固不可不用思也然思運於虛求諸虛而卒無所得必徵諸實而後中有所主則學是矣此章蓋

言進功之法學勝於思非教人不思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與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飢餓勸人學也

朱註子曰云云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

愚按道也者人所當行之路是也學也者所以明此路者也此章蓋爲學圃學稼之徒發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包曰智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

善也 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

朱註（子曰至失之）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知及至不敬）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知及至善也）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愚按此章爲有天下國家者言之十一之字皆以天下國家言積民人而後成天下國家則亦卽以民言知及者策慮足以治之也仁守者慈祥足以保之也莊以涖之者嚴毅足以馭之也動以禮者軌物足以納之也禮者先王之品節制度大中至正者也（說本黃氏式三）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

朱註（子曰至小知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恩按天地之生材純駁不一聖人之用材長短兼收隨其器量而取之而天下無棄材矣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馬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爲甚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

朱註（子曰至者也）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

恩按蹈仁而死者亦有矣然殺身成仁所欲有甚於生者是死而不死也故曰未見（蔣按民非水火不生活然利其生活而死於水火者衆矣若死於仁則如夷齊比干之流雖死猶生莊子所謂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者也說本黃式三）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行仁急也

朱註子曰至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 清按當字有二解一適有過也一讀爲當也或過其事或猶當其事皆當之義也說本黃式三 雖師亦無所遜 清按質遜 謂新字作敵字解黃式三謂作死字解而引屈原懷沙賦知死不可讓兮爲證皆不如朱註義長 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愚按禮行於所尊則有讓若爲仁之事當之則不宜有所讓觀顏閔問仁皆請事斯語亦可見矣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孔曰貞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也

朱註子曰至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愚按諒者信而不通之謂 說本何異孫清按諒即信不近義者也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即諒也又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又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此章之證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孔曰先盡力然後食祿也

維新印書館刊印

朱註子曰至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盡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愚按食者所以養身也人臣事君則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利祿非所急也後者置此念於百事之後而不以措意也

子曰有教無類馬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

朱註子曰至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愚按類馬訓種類是也濟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其正也楊墨則別一類也中國之人其正也蠻夷戎狄則別一類也善者其正也習於惡則別一類也皆稱類之殊也聖人大公無私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視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故但有教而不復問其種類濟按凡宗教家皆視天下無不可化導之人故其爲教一視平等不以疆域之限種族之殊而有所異視孔子之有教無類卽其爲宗教家之證唯耶回佛老之

教類以神異動人而孔子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統雖祭之如在如神在鄉人儺之朝服立阼階亦本於神道設教之意而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則視耶回佛老純而正矣故其教人不外倫常日用之道以孝弟為仁之本本立而道自生以文行忠信為條目以博文約禮為提要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者也夫豈他教所可同日而語哉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朱註子曰至為謀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愚按道者人所當行之路也不同則各行一路其趨既歧其途迥別安能強為之謀

子曰辭達而已矣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足也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也

朱註子曰至已矣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愚按不能達其意者不足以爲辭然專務脩辭則巧佞而或反失其實意矣而已

矣者適可而止也

師冕見孔曰師樂人盲者也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

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孔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及所在處也師冕出

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馬曰相導也鄭曰相

扶也

朱註師冕出至之道與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子曰至道也古者瞽必有

相其道如此

愚按周禮太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有瞽三百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注眡讀爲虎眡之眡眡瞭目明者使有目者

爲之節相也以眡瞭相瞽則此師冕來見亦必有相可知謹按禮記曰諸侯僕人正徒相太師見儀大射儀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止之見左

襄十五年傳皆瞽必有相之證當其三揖至階相者既詔之主人又詔之升堂及席至坐相者又詔之

主人亦詔之假乎許復矣（集元沖曰夫子正樂驗鬮中大夫師冕下大夫故迎冕俱於門內無主人者客入一節止於及階及席詔之也清按冕之來見不必卽正樂時然迎於門內之義則夫子非已爲上大夫卽已爲中大夫矣雖說可參也）在夫子誠敬之至恐其失禮故再三詔之而不憚煩然彼既有相夫子可已而不已子張之疑問以此夫子明其爲相師之道蓋體其意之所欲知仁心之所發發於不覺也（黃式三曰禮少儀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亦此章之證也）

維新印書館刊印

論語稽　卷十五

後學黃岡高鷟翔松軒校字